

法国畅销书榜首

B.B

法国一代影后

真相

BRITTE BARDOT

(法) 碧姬·芭铎 著

罗顺江 译

INITIALES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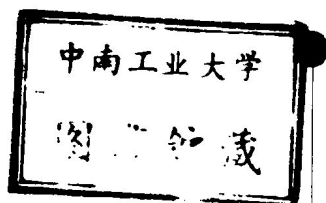


0837637

B.B



真相



(法) 碧姬·芭铎 著
罗顺江 译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策划编辑：瞿洪斌
责任编辑：瞿洪斌 白梅
封面设计：王玉辉

Copyright©, Edititons Grasset & Fasquelle

B·B真相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 100号)

邮编：650011

北京通州大中印刷厂印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7.5 插页：4 字数：560千

1998年4月第1版

199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1—10000

ISBN 7-222-02326-7/I·635 定价：29.80元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23-1997-016号



1.孩提时代在室内玩玩具。



2. 1939年，在卢韦谢埃纳的祖父家，与温柔、美丽的母亲的乡间照。



3. 8岁，在布尔加学校学习舞蹈，这是作者第一张艺术照。



4. 1945年6月。身着外祖母、母亲传下来的白纱裙，参加领圣体时的照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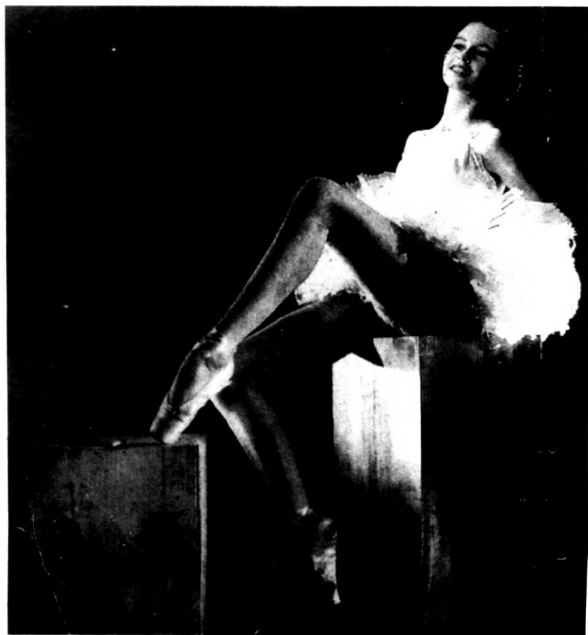
5. 1946年。在布尔加舞蹈学校学习时已经是校级“明星”了，作者与女伴们的表演照。



6. 1945年。喜爱动物，这难道真是作者从童年时便培养起来的吗？



7. 16岁，在轮船“格拉斯号”上首次公开演出。在轮船上用足尖跳舞时保持平衡真不容易！



8. 1949年。跳舞成为作者生活的支柱，作者刚获得音乐戏剧学院一等奖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作者即将成为大明星。



9. 时装杂志《她》的封面（1950年5月8日232期）。作者的命运并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发展，因为导演马克·阿莱格雷看了这期封面后，有心培养作者。



10. 为马克·阿莱格雷的影片首次试镜。尽管该片最终没拍成，但是作者却认识了瓦迪姆，并滋生出爱情。



11. 1952年12月21日。激动的新娘在结婚纪念日与父母、丈夫以及婆婆的合影。



12. 巴黎，阿莱格雷寓所。与阿莱格雷、瓦迪姆讨论电影剧本



13. 与妈妈姐姐在一起。这位意大利老妇是外婆玛米的佣人，终生与作者为伴。她死于1971年，葬在巴佐什别墅。



14. 1952年夏。作者与瓦迪姆相亲相爱，二人手拉着手走在梅热沃的路上。



15.16.在合作者让-路易的关注下，作者在《上帝创造了女人》中跳探姆波舞的著名场面。作者正因该片而享誉全球……



17. 作者与让-路易和小兔一起的剧照。作者很快爱上了让-路易。作者与他一道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、最刺激、最幸福的时光。



18. 作者意外地扮演起母亲角色：洗礼日与出生刚几月的儿子尼古拉(出生于1960年1月11日)的照片。



20. 1963年意大利。在拍电影《蔑视》期间的爱情大逃亡。萨米这家伙敏感、性急、博学多才，作者与他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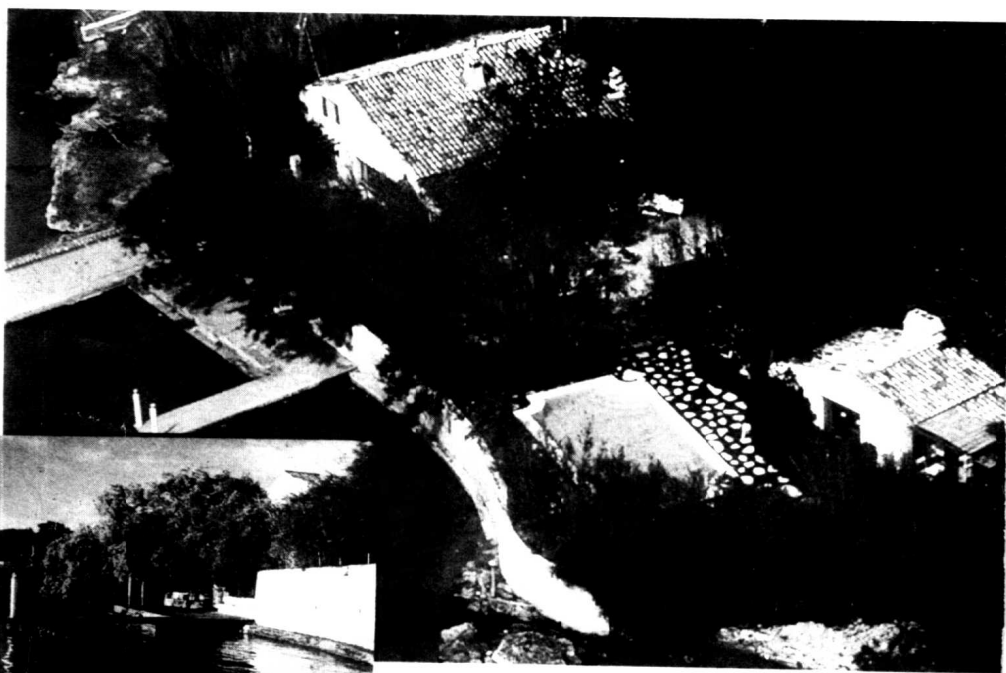
19. 作者与萨米·弗雷在影片《真理》中的剧照。这是她喜欢的影片，作者因此而成为公认的喜剧演员……



21. 1971年在库尔舍维尔。情人克里斯蒂昂竭力想让作者忘记过去。



22. 1971年3月31日，作者穿着三色服（法国国旗色），面对三万球迷，在王子体育场为法国对巴西足球赛荣誉开球。图为球王贝利为作者介绍他的球队队员。



23. 圣特罗佩的马德拉格别墅。正是为了求得清闲才于1958年购买了该别墅。后来，别墅也赢得了与作者一样的世界级声名。这神秘的地方吸引了数以百计的游客，使得作者夏天不敢再来这儿……



24. 这是作者在最后一部影片《科利诺特灯笼衬衫》中的最后一个镜头。照片象征着作者未来的保护动物的生活。

再见了，电影！

献给我的
父亲皮鲁母亲托蒂
献给我的
儿子尼古拉

谨此，特感谢那些真挚、深爱着我的人。他们人虽不多，但是相知甚深。

我也感谢那些人。他们能从背后给我一脚，背叛我，利用我的纯真将我推到绝望的深渊。所幸的是，我竟神奇般地走了出来。我感谢他们教会我生活。

磨难，乃成功之母，如果你能躲过大劫。

我也感谢那些耐着性子读完回忆录的人。

碧姬·芭铎

1933年8月3日，阳光明媚。巴黎，大街小巷熙熙攘攘，前来度假的人群溜达着。

那天，在圣日尔曼·德佩大教堂内，正举行着十分盛大的婚礼。

新娘花容月貌，白色的婚纱裹不住她的钟灵毓秀，玉洁冰清。高大、英俊的新郎，穿着适体的黑色礼服，仿佛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他在无数次的寻觅之后，终于找到人生的伴侣。

安妮-玛丽·穆塞莱，这个也称作“托蒂”的姑娘，她刚刚嫁给了路易·芭铎，即那个叫“皮鲁”的小伙。新娘21岁，新郎37岁。

在这次盛大婚礼1年零1个月23天之后，一个小女孩儿诞生了。1934年9月28日，路易·芭铎夫妇愉快地宣布他们喜得千金：碧姬。

第一章

13 时 20 分，我终究没属于人马星座，而是提前降生成为天秤星座。

妈妈为了将我带到这个世上，正受着极大的痛苦。后来，她为了我的成长，又遭了不少罪。

他们期待着，强烈盼望生个儿子。

这种失望，促成了我性格的好强，感情的脆弱。其实，凡是那个晚上不该降临的孩子，都生就了这付秉性。妈妈虽说疲倦困乏，但是感到甜蜜幸福。她手臂上搂着一团粉红蜷曲的肉球，听着不停的啼哭声。我的名字本该唤作查理，但最终却成了碧姬！

妈妈是在家里分娩的。妈妈的家在巴黎十五区的维奥莱广场。出生的头几天，我躺在鲜花丛中，口中吮着妈妈的奶头。外祖父母与朋友们围在我身边，心花怒放地看着这神奇的小生命。由于有些事必须搞得复杂些，所以必须给我做洗礼。好似这可怜、无辜的婴儿儿犯下了滔天罪恶一般，要将他带进冰冷的教堂里，在他的舌头上放点盐，额头上抹些油，还要送进洗礼盆里，以洗涮他的罪过与过错！我躺在教母米迪马多温暖的怀里，看着教父奥尔里大夫大声啼哭着。我于 1934 年 10 月 12 日被赐名为碧姬·安妮-玛丽。愿上帝保佑我！

妈妈与我一起玩布娃娃。

我成了小宠物，得到许多东西。可怜的妈妈用母乳喂养我，她也受到世俗陋习的束缚；这种陋习远苦于服兵役与做母亲！母亲的体温，母亲的体味，均留在我的潜意识之中。我当时太小太小，不可能了解这些。但是我却实实在在地依恋它。

一天，爸爸不忍再见妻子沦为孩子的奴隶，决定请个保姆。然而妈妈不愿意将我托付给任何人照料。她要亲自操持我的一切。我的外祖母玛米·穆塞莱在这时从意大利领来一位年轻姑娘。这姑娘自从离开孤儿院后，

一直在外祖母家做佣人。这姑娘令人垂爱，忠心不二，在这个世上又是举目无亲。

正是基于这种情况，我接触到我的姐姐！

我从妈妈的怀抱里，转到了姐姐的胸前，我并没有哭闹。姐姐叫玛丽亚，由于有她在家，妈妈稍为可以外出，也能小睡一会儿啦。爸爸亦可读读书，有了笑声，也有了生活气息。

爸爸妈妈搬家了，姐姐与我当然也随之前往。

我们搬离了维奥莱广场，来到布尔多奈大街 76 号，就在三月广场附近。

在我眼里，姐姐已经成为我的妈妈。我好喜欢她，她哄我睡觉时，会用意大利语给我讲故事。我喜欢她唱催眠曲的方式，我吮着手指听着她唱歌。我要是感到她稍为远去，我便会大声啼哭。

由于姐姐在家，爸爸妈妈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

在妈妈的臂弯里，在爸爸的扶持下，在姐姐的手臂中，我学会了走路！我与姐姐在一起时，我学着讲意大利语。与爸爸妈妈在一起时，我学着说法语。我在意大利语上的进步，几乎超过了法语。而且讲话时总是带有意大利语腔。妈妈听我发“R”时【注：R 这个音素尽管写法一样，但是在意大利语中为大舌颤音，在法语中则为小舌颤音。】，感到非常好玩。她不停地让我在朋友们前讲带有浓重颤音“R”的句子：“我去乘四点钟的火车。与布尔德罗夫人一道，坐在玫瑰红与镀金的藤条沙发里。【注：在该句子中，有着浓重的颤音。】”

一天，姐姐在整理床铺时，将一片小羽毛放到我耳朵上，任其滑下。我好开心啊，向上吹气，羽毛飞起来。我当时还不会讲很多话，叫不出这奇特、好玩的玩意儿的名字。妈妈对我解释说：这是羽毛，是从“蛋蛋”妈妈身上掉下来的。“蛋蛋”是指我吃的带壳的蛋。我觉得“蛋蛋羽毛”这个名字非常美，并且将我认为是好玩的东西都开始这么叫。

很快，又有一样东西令我觉得好玩，这个“蛋蛋羽毛”实际上是电插座。这个小圆盒我正好够得着，而且外形乖巧。我决心去掏这小孔中的东西，我的手指与小孔正好一般大。现在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了。当时的电击太过突然，我想叫可是喉咙里出不了声。我的手抽不出来，不断地遭到电

击（幸运的是，当时的电流为110V），浑身颤抖。我吓得尿了裤裆。由于我浑身几乎湿透了，电击更是不断增大。

妈妈很快发现出事了。当她想将我从插座上解救出来时，不仅没有成功，反而自己也触电了。好在她终于截断了电度表的电流，才将我救出来。她发紫的手颤抖不已，但是还能活动。

我感谢上苍，在那个时期，法国电气公司并没有强行实施220V电压，否则我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。

在那时，我的父母时常外出。

一天晚上，当他们的朋友在一家酒吧内共进晚餐的时候，来了一位“女算命者”。她用手在每个人前画着轮廓，并且奇怪地停在爸爸面前。“先生，你的大名将响彻世界，远播到大西洋彼岸，全世界都将家喻户晓！”

爸爸颇为自得。他认为芭铎家族的那些工厂正在腾飞，在他辛勤耕耘后，很快会有所收获。他们品尝着香槟，为这美丽动人的女预言家的神奇预言而干杯。当时谁又能想到，令芭铎家族大名饮誉世界的不是他的工厂，而是我，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小女儿。正如那个波希米亚女人的荒诞“预言”一样，我的命由于注定不同凡响，所以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改变家姓，尽管我多次结婚。【注：在法国，姑娘出嫁后，一般要从夫姓，与我国解放前的风俗相似。】

*

* *

我满三岁半时，便遇到种种烦恼。

妈妈当时变得性格古怪，稍显病态，有些孤僻。爸爸仿佛惴惴不安，表情紧张。我的姐姐友善温柔，我亲近她，从她那儿寻求安全。她温柔地待我、疼我。有一次，我肚子好疼，好疼哟。于是他们很快请来一位粗俗的家伙，他浑身散发着药味，还带了些稀奇古怪的医疗器械。我听见诸如阑尾炎、手术，等等好些令人可怕的话。我贴在姐姐的胸前，竭力想忘记这些。

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说我很快便会有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即将出生，妈

妈十分困乏，我应该乖乖的，懂事听话，不哭不叫。

我当时好不担心。

姐姐边哭，边收拾着自己的行李。她甚至早就准备一个小包放我的东西。我以为她要带我前往米兰，去看望住在那儿生活的外公布姆、外婆玛米。事实上，爸爸带着我进了医院。他对我说，我是有福气女孩儿，他们马上会让我吹气球玩的！姐姐原来是专门被推荐前来照顾未出生的婴孩与照管我的，但是她可能真地回到我外公外婆家去了。我躺在这阴森的病房里，不停地哭着。管它气球不气球，我要姐姐。

哎呀，我真地被罩上气球！好可怕啦！

医生用乙醚为我做麻醉。一只巨大的气球固定在脸上，以便能控制呼吸。我至今也能回忆起那可怖的世界：纯白纯白的，没有人味。我想得当时的惊惧，可怕的不安，感到被彻底的抛弃了。后来呢……什么也记不得了。

我感到气紧……我要死了！

我虽说太小，但是当时的一切，我还记得一清二楚。现在想来，世间的小动物也与小孩们一样，没有任何防卫能力，那种感受肯定也是相同的。有些人欺侮动物软弱，折磨得它们，令它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，尤其是在医学实验室内。我认为这种做法即丢人又不人道。提起实验室，我就恨之人骨，从内容到形式无一例外。

当我苏醒过来时，姐姐，我的姐姐正冲着我微笑。

我感到心好疼，整个心都在疼，好在姐姐在这儿！

爸爸睡在行军床上，就在我身边。在洗脸池的搁板上摆着一只装有甲醛的短颈大口瓶。瓶中浸泡着我的阑尾，就似一只掐去了头的雪茄，真恶心。我感到口渴，姐姐将手指浸进水杯里，再将手指放进我嘴里，并安慰我似地嘟噜地讲着些话。

后来我看见了玛米·穆塞莱。她脸上洋溢着甜蜜与温柔，脸圆红润。她正叫我“小燕子”时，竟然哭了。我那善良的唤作“好爸爸”的外祖父也在她身边。好爸爸的“好”字对我来说，亦是“布姆”的同义词【注：在法语中，“bon”（好）与“boum”（布姆）的发音近似。】。这个善良的“布姆爸爸”在亲我时，用那棕色的胡须与小胡子扎我，并拿出啼哒啼哒的怀表给我看。我再也不愿意放走他们，当然是指外祖父，与那块怀表。

塔蓬蓬也在这儿，她实际上是蓬蓬护士，是外祖母玛米的妹妹。由于